

优秀散文精品文丛

# 最浪漫的青春散文

Zui Langman De Qingchun Sanwen / / /

施晗 / 主编

青春是本仓促而就的书，但我们也应细细品味；纵使她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，我们也应让她永远葱郁。青春是蓬勃的生机，是不会湮灭的希望，是一往无前的勇敢，是生命中最辉煌的色彩……

青春不是年华，而是心境；

青春不是桃面丹唇

而是深沉的意志

是恢宏的想像

是炽热的感情；

青春是生命的深泉涌流。

青春气贯长虹

勇锐盖过怯懦

进取压倒苟安。

人的心灵应如浩渺瀚海

只有不断接纳美好、创造

欢乐，勇气的力量才会

才能青春永驻。



最有影响力的散文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优秀散文精品文丛

# 最浪漫的青春散文

Zui Langman De Qingchun Sanwen / / /

施晗 / 主编

青春是本仓促而就的书，但我们也应细细品味；纵使她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，我们也应让她永远葱郁。  
青春是蓬勃的生机，是不会湮灭的希望，是一往无前的勇敢，是生命中最辉煌的色彩……

青春不是年龄，而是心境；

青春不是桃面丹唇，

而是深沉的意志；

是恢宏的想像；

是火热的感情；

青春是生命的源泉涌流；

青春气贯长虹；

勇敢胜过怯懦；

进取压倒苟且；

爱心，又应如星光灿烂；

只有不屈服的坚韧，希望；

读书，勇气和力量；

才能青春永驻。

最有影响力  
的青春散文经典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最浪漫的青春散文/施晗主编. —北京:北京燕山

出版社, 2010. 12

(优秀散文精品文丛)

ISBN 978-7-5402-2545-2

I. ①最… II. ①施… III. ①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258006 号

## 优秀散文精品文丛

---

责任编辑:李涛 马明仁

地 址: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 53 号

邮 编:100054

出版发行:北京燕山出版社

电 话:010-63537006

印 刷:北京世纪雨田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:2011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710×1000 毫米 16 开

字 数:2300 千字

印 张:160

定 价:280.00 元(全 10 册)

---

## 序：散文的诱惑

散文是作家与读者心灵的对话，散文是作家内心深处最直接最细腻的心灵呓语；读一篇好的散文，犹如品一杯淡雅的香茗；读一篇美的散文，犹如聆听一颗真诚的心灵，这就是散文的诱惑。

品诗，我们品的是诗人眼中的那份睿智那份境界；看小说，我们看的是作家笔下那些人物那些传奇；但是读散文，我们却是在读思想读人生，在捡拾漫长人生路上的碎片，在超越时间和空间之外，感同人世的沧桑，岁月的变迁。

在这里，我们阅读鲁迅，阅读胡适，阅读朱自清，阅读林语堂……无不为他们博学中流淌的幽默情怀开悟，为他们淡雅间蕴藉的深邃哲思叹服，更为他们悠长黑夜中的孤愤静坐，尔后拍案而起的正义所感动。也许那些只有在诗意中才能感觉出的落叶知秋，在散文里我们看到的只有枫叶片片都是情；也许那些只有在小说里才可以目视到的一切可歌可泣、可怜可悯的有系统的断面人生，而在散文里，你能感觉到的只是“寄蜉蝣于天地，渺沧海之一粟”的不变情怀，他们弥足而且珍贵，使你惊叹，令你欣喜。

是的，散文就是在表现人生和传达思想感情的大千世界里，述说着人的追求，诱惑着无数的阅读者再阅读，思考者再思考。

散文是原始的心灵捕捉，她将人最本真的感情不加掩饰地化成文字流出。她不故作高深，不取悦读者，她将人身边活生生的现实，真实地展露，任何一个时代，任何一个人都无法阻挡这种自然的开花。她为人类提供了丈量自我的尺寸，也在下意识中让你感受到生活朴素的可爱；你才陡然明白，与其说散文在诱惑我们，不如说真诚在召唤我们，召唤自由。

最美的阅读能启迪思想的怒放，最灵动的文字能引领智慧的人生。

感受生命如四季一样花开花落，似苍穹一样云卷云舒。我们唯愿将这些用文字拼成的生活足迹，刻入内心深处，任时光荏苒，岁月流逝，它们的生命依然永恒。

本套书共分十册，从不同角度，以不同形式给予了每本书内容上的不同划分，所选作品多为现当代文学界知名作家活跃作家的优秀之作，也有少量近代作家的作品。他们中有专攻散文的作家，有专攻诗歌的作家，也有专攻小说的作家，甚至还有不少“杂家”；然不论是何“派”何“家”，他们在散文造诣上所取得的成绩是不容否认的，这就也决定了本套书作者写作手法的异彩纷呈，以及可能招来不同读者对本书的挑剔和选择，如此，我在担忧之外也感到无尽的责任，唯有继续努力，向前。是为序。

施 晗

2010年7月1日于北京金蝉南里



最浪漫的青春散文

## 目录

|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|
| 我的第一个老师/任 蒙   | 1  |
| 红旗下的童年/任 蒙    | 4  |
| 我生命的暗礁/樵 夫    | 6  |
| 温暖的声音/樵 夫     | 14 |
| 长 大/怀 念       | 16 |
| 小儿涂鸦/怀 念      | 18 |
| 朋友与财富/高建新     | 20 |
| 月光下的初恋/高建新    | 23 |
| 人生难忘少年时/高建新   | 27 |
| 十八岁的天空/林文华    | 31 |
| 羞怯之美/林文华      | 33 |
| 煤 香/林文华       | 35 |
| 渐失的童趣/川 流     | 38 |
| 童年记忆/川 流      | 41 |
| 难忘的青春岁月/川 流   | 46 |
| 过年印象/川 流      | 50 |
| 今夜,月光如泪/黄 泽   | 54 |
| 记忆中的蔡家湾/黄 泽   | 56 |
| 凉亭里的爱情/黄 泽    | 59 |
| 童梦如歌/曲 直      | 62 |
| 童言无忌/曲 直      | 65 |
| 春天不再遥远/冯富建    | 68 |
| 在江南守望一场爱情/马 蕾 | 70 |
| 想起人间四月天/马 蕾   | 72 |
| 风过桃林/杨 静      | 75 |
| 浪漫许愿灯/杨 静     | 78 |
| 月半弯/杨 静       | 80 |
| 索玛花开在山上/吉布鹰升  | 82 |
| 鸟 趣/吉布鹰升      | 85 |

最浪漫的青春散文

## 目录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人生的位置/黄南军       | 90  |
| 人在旅途/黄南军        | 93  |
| 我读春天一片绿/曹 秀     | 96  |
| 永不消失的电波/曹 秀     | 98  |
| 丫的樱桃/黄非红        | 100 |
| 过 年/黄非红         | 103 |
| 四 季/黄非红         | 105 |
| 恋上麻花辫/何小龙       | 108 |
| 半壁青春/石 皓        | 112 |
| 恰同学少年/石 皓       | 116 |
| 花信风的约定/羊 白      | 119 |
| 爱是不会老的/张振萍      | 122 |
| 有个女孩为你哭/张振萍     | 124 |
| 像小偷一样喜欢你/张振萍    | 126 |
| 我也 18 岁/张振萍     | 128 |
| 回望童年/罗从政        | 131 |
| 青春赞歌/罗从政        | 133 |
| 恍如隔世,归去来兮/墨等嫻   | 135 |
| 为你碾墨,静候归来/墨等嫻   | 136 |
| 戏说人生/辛 涛        | 138 |
| 乳 名/莫景春         | 143 |
| 童年的歌(节选)/一地雪    | 147 |
| 矫 情/一地雪         | 152 |
| 衷心祝福你:好姑娘!/白来勤  | 158 |
| 人生絮语/潘硕珍        | 163 |
| 深思熟虑的落叶/潘硕珍     | 165 |
| 走过四季的男孩女孩/潘硕珍   | 168 |
| 牛圈炕上的乐趣/潘硕珍     | 170 |
| 我在故乡接受的启蒙教育/潘硕珍 | 172 |





最浪漫的青春散文

## 目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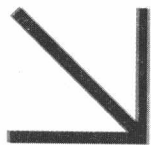
|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生命里的一盏灯/朱光娣    | 174 |
| 在生日里想念母亲/朱光娣   | 177 |
| 怀念一匹狼/朱光娣      | 180 |
| 儿时的年/何小龙       | 184 |
| 军帽·弹球·露天电影/何小龙 | 186 |
| 老电影/何小龙        | 190 |
| 春风嫩/陈国庆        | 191 |
| 汽笛声声里/陈国庆      | 194 |
| 那时的雪花/王 诣      | 199 |
| 露天电影/王 诣       | 202 |
| 槐树飘香/王 诣       | 204 |
| 老二中/王 诣        | 206 |
| 翎 子/王 诣        | 209 |
| 想念阿鹿/王 诣       | 212 |
| 走出日记/王 诣       | 214 |
| 一只装下故乡的容器/才 苟  | 216 |
| 野草莓/才 苟        | 221 |
| 离青春最近的地方/施 晗   | 223 |
| 我的诗人,我的路/施 晗   | 225 |
| 不小心长大的孩子/唐 斌   | 230 |
| 云随天去/杨荣昌       | 232 |
| 成 年/陈小露        | 235 |
| 夏天快来了/陈小露      | 237 |
| 展示青春/寒山石       | 239 |
| 羔皮袄/静 子        | 240 |
| 泥手炉/静 子        | 243 |
| 光年,归德路/董 非     | 247 |



## ◆ 我的第一个老师

任 蒙

说到童年，说到读书，总要激起我对一位老奶奶的深深怀念。因为她和我的童年生活紧紧联系在一起，是她使我懂得了人要读书。



老奶奶姓丁。到我记事时，她除了身上那件没有补丁的青布衫，和她每天佝偻着腰钻进去舂米的一个门盖朝上的“揭柜”之外，家里再没有别的东西能给我留下印象。土改时，她借住了我邻居的空屋，便和我奶奶结下了姊妹般的情谊。我出生百天以后开始闹病，三天两头抽风，请过道士驱邪，也看过医仙，但总不见好。一个雪夜，眼看没气了，无可奈何的父亲连摇篮一起将我丢到门外的屋檐下。约莫过了半个时辰，丁奶奶知道了，她说：“自己的骨肉，总不能让他死在外面。”于是，她顶着逼人的风雪拉开门闩，把我抱了进来。

那天晚上，丁奶奶笑了，笑得好高兴；她又哭了，是抱着我哭的，哭得好悲苦。

从此，丁奶奶总说我应该是她的孙子，她也从未有过孙子。两岁以后，弟弟出生了，我奶奶正好不大喜欢孩子，丁奶奶便有一百个理由把我搂进了她的怀抱，与她日夜相依。我一直和她生活到快七岁时她搬离为止。至于她半夜起来，怎样给不睁眼睛的我喂米粥，在大食堂为给我多争半勺清得照人的稀米汤，怎样与队长吵起来，我都没有记忆。但她给我讲的那些有关读书的故事，却使我永远难以忘记。

人在幸福之中不可以忘记躲在身后的灾难或痛苦。——乔叟

记不清是几岁的时候,她忽然想到要我学写字,就到山那边的小卖铺去买了支毛笔。半路上有人见稀奇,才提醒她折回去换了支铅笔。回来她还在唠叨:“往朝儿上学堂都买水笔,现在兴这铅笔,一根木棍儿,哪好用?”那支铅笔并没有成为我写字的开端,而是我唯一的玩具。一天中午睡着后,铅笔从手中掉下来被小猪嚼坏。丁奶奶见我哭得伤心,赶黑前又去为我买了一支。

自那以后,丁奶奶便给我讲读书的事。古时候有人捉了许多萤火虫,装在鸡蛋壳里照着自己读书,后来中了状元;有人骑在牛背上读书,后来中了状元,做了大官,等等。每次,她总是边摇着纺车边对我讲,语气平淡极了。而这些简单的传说,在我的脑海比后来一流演员的表演刻得还要深。每回讲完,她总要说:“儿,你要好好读书,读得高高的,读到山南二省去,也去中个状元,给奶奶出息呀!”讲到这里,似乎是她全部语言中最富感情色彩的。无论什么年代,我们都无法以任何理由,把老奶奶这种观念看作村姬的狭隘。几千年中形成的“状元文化”,所深深影响的仅是一个老太太吗?今天还挂在人们嘴上的“三百六十行,行行出状元”,不仍在以“状元”的桂冠去激励人们争优么!

有回我问她:“奶奶,你读过书吗?”

“读了的,读了的。我上了一个月的学,逃学 29 天,那个 month 还是月小。”说完,她笑得眼泪就要溅出来。她见我懂,又解释说:“奶奶是一天学也没上过哟。”她还说,她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,包括她姓的那个“丁”。她没有正式的名字,队会计在账本上把她写作“刘丁氏”。就是这个目不识丁的丁奶奶,却成了我终生难忘的第一个老师。

当然,她教给我的不是文字的知识,而是对知识的崇尚。她不知说过多少遍,以往学生每天上学前,都要向孔夫子磕头,现在不兴了。但千万不能让孔夫子生气,比如上茅厕不能用有字的纸,等等。她盼着我好好读书,说明她对我这个非亲非故的孩子进行精心抚养,不仅是对幼小生命的怜爱,不仅是为了某种精神上的满足。她养育的是一种追求,是神圣而淳朴的母亲的期冀。

满七岁后,我上学了。丁奶奶常到山岗上那座土垒的小学校去看我,有时候还从布襟里掏出条生黄瓜什么的,她站在教室门口,用浑浊的眼神目不转睛地看着我。那是个复式班,一个老师包下了两个不同年级的全



部课程。有天,老师正给四年级上课,问省大还是县大,他们都无人回答。我胆怯地说了句“我晓得”,老师便破例同意我站起来回答。接着,他批评四年级同学说:“你们还不如一个二年级学生。”就是这次答问,不知让丁奶奶乐了多长时间。她见人就说:“我这孙子读书强哩。”

高中毕业不久,我就回到公社中学当了教师。年已八旬的丁奶奶,高兴中还带着几分得意,她以为自己的话得到了验证。但每回去看她,她仍然说的是读书的事。仿佛她不知道世界上有教书的,只知道读书。

后来,在我入伍期间,父亲突然来信说,丁奶奶去世了,他去参加了她的葬礼。直到现在,我还时常默默地告慰丁奶奶:我没中什么状元,也没做什么大官,但我还在读书。



## 红旗下的童年

任蒙



怎样概括我们这代人的童年,过去有句比较形象的话,叫做“生在新社会,长在红旗下”。不错,我们出生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,新政权早已建立;那个年代及至我们成人之后,到处可以看到迎风招展的红旗,大城市搞政治运动,到处是“红旗的海洋”,乡下生产队的农民上工,也要把红旗插到田边地头。因此,说我们是红旗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,并非夸张。

不过,我们的童年远没有这句话中喻指的那么幸福,相反,我们经历过的许多磨难与荒唐,今天仍然不堪回首。

对我来说,童年最难受的莫过于想读书而不能读书或没有书读。我上小学时已是60年代初期,没过上几天安定日子的农民,又经历了3年空前的灾难。我父母刚与爷爷奶奶分灶立家,他们已经有了4个孩子,全家人都能够活过来已是不幸中之大幸了,其贫穷不言而喻。村旁的山丘上有一排干打垒的瓦房,其中两间大一点的用作教室,那就是我们的学校。教室里没有桌椅,老师带着我们用稻草和泥糊起几排土墩子,然后让学生自带一块木板搁在上面,再带一只小板凳就开始上课了。我家里找不出那么大一块板子,外婆家一向比我们“殷实”,她为我找了一块旧家具上拆下的木板,头上好大一个被白蚁蛀掉的豁缺。就在那块破木板上,我度过了自己最难忘的启蒙岁月。





初小快毕业时,父亲突然决定让我退学,理由是弟妹较多,生活困难,让我回家放牛,好从生产队多挣几个工分。那天晚上,在昏暗的油灯下,我与一直闷着头抽烟的父亲进行了一次“谈判”,我同意退学,但他们必须在下午和晚上留出一定时间让我自学。父亲没说二话,答应了我的要求。当时他那种痛苦的眼神,我至今仍能清晰地回忆起来。第二天早晨,从未管过我读书之事的父亲,却破例把我的书包递送到我手中,对我说了句“你还是去上学吧”。他目送我走出村口,我看到他的表情轻松了许多。

1966年下半年,我在熊熊燃起的“文革”烈火中走进了高小。那是邻近公社的一所“完全小学”,其实高小的两个年级也只各有一个班,每班不到40名同学,我是五年级的班长。正当我满怀憧憬,准备好好读高小的时候,到处的学校都“停课闹革命”了,连课本都没有。老师整天带着我们“造反”、劳动、念小说、讲故事,消磨时光。后来,我把这种没有课本的学校生活形容为“高班幼儿园”。

从我家到学校有几里路,要经过两座山丘,两丘之间有一片平坦的坳地。为了躲避学校的闲得无聊和家中的劳作,我和几个同学便选择这块隐蔽的地方玩起了扑克,并且“带彩”,有几毛钱的“份子钱”就够了,一打就是一上午,有时打一整天。学校以为我们在家没来,家里以为我们读书去了,均不加追问。渐渐地,我们越打越上瘾,虽然不是每天如此,但每周至少有两三天是这样玩过来的。从春玩到夏,又从秋玩到冬,好像持续了一年多时间(因为“文革”前期教育体制全面瘫痪,我们在高小“读”了两年半)。隆冬,瑞雪盖地,我们扒开厚厚的积雪,围坐在湿漉漉的枯草地上,直打到日落。记得一位去镇上赶集买年货的老人路经此处,惊奇地说:“那上面(指我们手中的扑克牌)真的有火呵!”所以,我现在特别理解那些玩麻将上瘾的人。

我的童年是不幸的童年,几乎是在与饥饿和劳困的搏斗中度过的,几乎是在对知识的渴望中度过的。

我的童年又是十分幸运的童年,几乎是在没有学习压力的轻松自在中度过的,贫困的生活和超体力的劳作磨砺了我的意志,“高班幼儿园”的生活为我们增添了许多乐趣。

## 我生命的暗礁

樵夫

### 一 十七岁时的女同学



七月初高中毕业了。田野上到处黄灿灿的，风也浸润着黄色的成熟。我们的班主任带着十来个他器重的学生在田野上到处走，今天到李明家，明天到黄琼玉家。去李明家或黄琼玉家时，我是特别开心舒畅的，我本来就是班主任杨老师最得意的门生，他让我常常处在骄傲与自豪中，处在别的同学的羡慕中，上街时他会一手牵着他的儿子，一手牵着我。在黄灿灿的田野上行走，看着农民即将开镰的收获，我觉得我们这十来个人就是杨老师的庄稼，在他看来他的收获也是沉甸甸的。

七月六日，一大早，我的父母刚从田头回家，杨老师就带着我们来到我家。我的母亲咧嘴笑着，汗珠还挂在她的额头上，但母亲看到老师和我们满意地笑着，她的笑多半是因为我的出息，县重点中学的老师能来就是瞧得起她。那时，太阳约有两丈多高。母亲搬出两张方桌，八条长凳，把我们安顿在巨大的香樟树下，阴凉遮蔽着我们这些尚不知劳动艰苦的人。乡亲们都围拢着看热闹，我似乎成了这个村庄的骄傲。但我没有去李明家那样兴奋，我知道再过六七个小时，孤寂将无情地吞噬我。我是老师的收获，但我的庄稼没有收成。那是一九七五年，中国没有高考。





吃过中饭,太阳偏西了。灶膛间已斜过一道晃眼的太阳光,母亲在那一束光柱里刷锅洗碗,汗滴落下来,她的衣襟也湿了。我蹑蹑着来到灶间,说不清什么原因,我不想再和我的老师、同学多说,在那儿我沉默寡言,望着天空中的云朵发呆。母亲见我用袖子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,那汗快渗进眼角了,她说,你来灶间做什么,去跟他们一块呀。母亲的语调里充溢着喜悦。我坐在灶前的石墩上,双手支着下颏看母亲忙碌着,与母亲说话。母亲问,那扎两只辫子的是哪里的。我琢磨出了母亲话中隐藏着的意思。那是我的同学香莲,她的辫子齐肩,是很好看的。我说是水西火车站的,她爸是站长。母亲意味深长地“哦”了一声。我暗暗纳闷,母亲何以会这般喜悦,她的嘴角有种别样的笑意。母亲说:我去井里打水,她跟去帮我打呢,这妮子懂事。我恍然大悟,难怪刚才有一会儿不见她。我和母亲正说着时,我的同学香莲进来了,她说,妈妈,别做了,歇下吧,你都忙了大半天了。我母亲愣住了,高兴得不知所措,一块洗碗的抹布扬在空中停了半天。我的同学要抢母亲手中的洗碗布。母亲谦让着,撵她出去,你不要挨近灶台,这里脏,有灰尘。母亲的神情让我害羞,我头低垂着,快抵达灶口了。母亲对我说,你们出去玩吧,母亲说了好几遍。我抬起来,香莲正看着我,她的目光是柔美而坚韧的,我的脸霎时红了起来。我们走了出去,一块来到他们中间。但路上我们并没说话,她也沉默着,并不像在我母亲面前那么口齿伶俐。

老师说,太阳偏西了,时候不早了,我们都走了,要去赶火车。杨老师边说边从长凳上起身,李明他们也纷纷起身。他们一个个兴高采烈,都是一副满足的样子。他们走向灶间向我母亲告别,气氛热烈而浓郁。我一下子被一阵阵落寞感袭击着,心里仿佛被掏空了,我一句话也没有,眼前的热闹仿佛与己无关。杨老师什么也没有跟我说,他善解人意,他晓得无论说什么,我都将承受不起。我默默地送着他们,再过村口那棵樟树我们就将分别了,大家都明白这一别或许一生不会再见,伤感击打着我。眼看就要分别了,这时我的同学香莲盯着我:去我家玩。她塞了一张纸条在我手里。我的心怦怦直跳,她说,你一定要来。

一会儿,他们远去了,仿佛走进了太阳,走进了永远不可企及的地方。手心里捏着的纸条像安定剂让我的心安顿下来。

一直到年底,我终究没有去那个车站。不是不想,而是恐惧那种结

人越深入了解自然的奥秘,就对神越崇敬。——爱因斯坦

果。与其说无果而终,不如没有开始。

腊月里细雨总是飘落着,到处都是湿湿的,我只有躲在家里看书。一天傍晚,我收到同学的信,她托我这几天替她买几十斤花生然后寄过去,她们好过年派用场。第二天母亲就叫我去附近村庄买,说那里的花生好。我打着伞出门了,手里夹着一只化肥袋,脚一挨上满路的泥泞,心里就仿佛落着雨。田野上一片灰暗,寂静,弯弯曲曲的田径上只有我打着伞。要去的村子与我们村隔畴相望,不算太远。我挑好花生往回走到山腰时,我姐叫我了。我疾疾往回走。姐走近说:你那同学来了。

母亲宰了鸡,灶屋门口的一堆鸡毛告诉了我。我一进屋,我的同学她就迈上来:我来拎,打湿了吧。她顺手拍了拍我的衣领,温暖弥漫着我的心。

同学的到来让我们的家一时充满了少有的欢乐,平时昂首敛目的父亲也乐呵呵地笑起来,母亲更是喜滋滋的,家中的弟妹们仿佛一下子成了村子里最被羡慕的人。同学住了几天要走了。父亲母亲赶紧送她,母亲怂恿我去送行,一到村口那棵樟树下,母亲返身回屋。同学说,我拎不动。我心中顿生怜意,去火车站少说也有六七里路,我们沉默着。路,终究一步一步地快被我们丈量完了。她终于说,我喜欢你,我可以过来帮助妈妈。我感动得说不出一句话。我依旧不说一句话。

火车来了,我送她上车,并将那袋花生递给她,她转身看我时已是泪流满面。

走了,我们各自独行着。

母亲问我,我不响。母亲两个来月唉声叹气,脸色像夏天里晒干了的黄瓜。

## 二 村会计

天放晴了,日头像从一堆烂棉絮里钻出。田野上光秃秃的了,望去一览无遗,该收拾的都收拾好了,种下去的红花草还稀疏着不足于牵人眼目,只偶尔还能瞧见堆放某一丘田里的某一堆粪坨。风冷冷地刮,仅一夜间,被雨淋湿的田埂土路就被风吹干了,硬邦邦的土疙瘩绊着脚。我和村里许多壮实的汉子或孱弱的身影,在田埂上疾走。我挑了一对土箕,土箕





一头是条被子,另一头是一把锹。队伍蛇状往前走,所有的人差不多都是这副扮相。

那是一九七六年元旦刚过的一天。元旦这样的日子对庄稼人来说已毫无生机,它一如往日,我照旧被父亲派到油菜地里去锄草。夜里,吃过晚饭,我蜷缩在被窝里看书,母亲过来说,队长来说过了,明天去河埠筑堤坝。我无奈地放下手中的书,头低垂下去,目光恍惚朦胧。母亲说,崽,咋办呢。这年我十七岁,高中毕业才五六个月。我抬眼看了看母亲,在摇曳的灯光里,我看见母亲的无助甚至自卑。她无力保护她的孩子免受日子的重压。我“嗯”了一声,然后吹灭灯闷头睡下。

第二天,母亲说:你带把铁锹去。

河埠的堤岸几乎每年要在节前节后的农闲时节加固,以防来年春夏季节河水的猛涨。从我们村到河埠大约有七八里地,我们走了约一个小时就到了。五六十个人一下子拥到了分给我们村的两户人家,我们住到这两户人家的楼上,大家打好地铺,中午时分就到了,先我们来的两个专门烧饭的立即破着嗓门喊:吃饭啰——他们一边喊一边咧着嘴狡黠地朝我笑着。我心里直发憊,我不明白什么样的日子在等待着我。但这日子对我来说肯定是沉甸甸的。

下午,我们五六十个人全上堤了,找到了公社分配给我们的堤段。冷风呼啸而来,摸什么都是冷冷的。一开始大家就干得起劲,而这一切又多半来自于驱寒的需要,站在那儿比挑土或铲土等劳作更冷更叫人受不了,再说反正任务已派定,早干完早回家,过年的景象像冬天的山岚一样渐稠起来。

到了工地,我见十二三个人拿着铁锹早早站在那。我正准备去拿自己的铁锹时,队长壮着嗓门说:铲土的够了,其余的全去挑土。队长的眼睛像冒着一股火,脸红彤彤的,我不知这是为什么。我就把铁锹扔在旁边,挑起了土箕。后来我才知道母亲对我的疼爱。

我把土箕给铲土的人,他们给我上得不是很满,土正没土箕的边缘,我挑着两土箕的土跟着大伙往堤坝上走,堤坝少说也有七八层楼高,挑上去必须沿斜坡走。几里路长的堤坝上到处是人,甚至每隔一段还有一面红旗,红旗被呼啸的北风吹得猎猎作响。我后来知道全公社的人都在堤坝上,每村都有任务。从取土的地方到堤坝上有七八十米远,挑土的可以

智慧是做事用的,对于灵魂说来,靠的是信仰!——高尔基